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七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千稔文履勛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曹錫齡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七十八

唐白居易原本

宋孔傳續撰

戶口版圖

招戶口

本土

遷徙

移貫

流亡

征役

役使不均

賦稅

重斂

戶口版圖

白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已上皆書於版辨

其國中都鄙郊野異其男女歲登去其死生

登上也去下也

及

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

日獻其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周官生齒之

徒

生齒者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而人之生而備體也

漢法隱口之罰

以我抵欺之罪聽

閭里以版圖

太宰以官府之八政以經邦國三曰聽閭里以版圖

爲版

官政掌中官府次舍

之衆寡爲版

比要

大司徒掌兵法比於六卿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家財以歲時入其數及

以待之也

二年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云大比更閱天下羣臣民數及財物今八月案比是也比要其簿書也

之版夏官司士掌羣臣之版歲登下損益沛公入秦蕭

何盡收收秦丞相蕭何發關中未傅者詣軍而傅一歲

為衛十一歲為材官習射御馳射二十而名數高詔人役五十六而老傅謂著名籍公徭役者也或相襲

聚川澤不書名數數謂戶籍景詔男子二十始傅始復古制稽夫家衆寡

之數夫家男婦周禮辟名虛張文簿而事不實空簿地圖版籍天府俾食毛之

人之版登先齒稽其阜蕃辨其減耗夫征口賦 漢朝倉卒猶或

先收聖代升平寧容後造舊判隱丁脫卒漢武欲作通天臺未有人

王溫舒為中尉覆脫卒得數百人

計文

景報石慶書曰
流人愈多計文

作上拜少府注隱漏未為卒也

不改注郡上計

兩貫 戶令先有兩貫者從邊一州為定
次從關內為定又復從軍府州定

文書不改也

即俱是邊州關內俱

戶絕令 戶令諸身喪戶絕者所有
軍府州從先貫為定 奴婢客女部曲資財店宅

並令近親將營葬事及功德外餘並還女無女均入近
親官為檢校七人在日有遺孺處分處分明者不用此

律 大户 傳 損戶數

尹鐸為晉陽損其戶數以保障

白徒

白籍

白籍 丁析

戶令

戶令諸子孫繼絕應以戶者非年十八已上不得
析其年十七已下命繼者俱於本生籍內注云年

十八然聽即所繼處有

隱占新戶

晉宣帝紀云邊郡新
母在者雖小亦聽析處 附多無名戶魏朝欲

加隱實天子以問宣帝帝曰賊以密網束
下故下棄之宜弘大綱則自然安樂也

占租

具下田
稅門中

發游戶益兵

諸葛亮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少焉平居調戶則不稅可語鎮而南令國中凡

有游戶皆使自實目錄以益眾可也

孔帝問歷代戶版

盧承慶遷民部侍郎帝問歷代戶版

承慶叙夏商至周隋增損曲折引據該詳帝嗟賞

殫耗

孫伏伽上言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欲使

天下戶請以封戶均餘州

宋務光巡察河南道時滑州輸丁少而封戶多每配封人

皆亡命失業務光建言通邑大都不以封今命侯之家專擇雄與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

倍於輸國請以議天下戶版

楊瑒歷戶部侍郎帝嘗召宰相大臣議天下戶版延

英殿瑒言利病尤詳帝咨賞

收匿戶羨田

宇文融時天下戶版利隱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詭

脫跡賦豪弱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玄宗以融為覆田勸

農使鈞檢帳符得八計陸贄補渭南尉說使者請以八偽勲亡丁甚衆計聽吏治曰視戶口豐耗以稽

撫杜佑上議杜佑建中初河朔兵拏戰民困賦無所入佑乃上議曰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

戶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為憂今黎苗凋瘵天下戶口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此纔得三百萬此

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葺凡天下之戶量

其資產定為九等唐六每三年縣司注定州司覆之然

後注籍而申之于省注每定戶以仲年子午卯酉造籍以季

年丑辰未戌州縣之籍嘗留五比省籍留九比括天下亡戶蘇瓌徙同

州刺史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比縣旁州更相廋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

立簿注天下同日閱正盡一月止使捉
戶口益流盧懷慎曰

比州牧上佐兩畿今或一二歲或三
五月即遷戶口益以流職為此耳
減承平時李泌同平章事

帝因問戶口減承平
徐申始來詔戶止七千
揚炎曰河南

山東荆襄劔南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科
斂凡數百名吏因其苛蠶食於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學

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
以見居人為簿炎疾其蔽乃請為兩

稅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
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數人無丁中以貧

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
滋饒殷侑拜義昌節度使奏

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
羅度支所賜戶口滋饒

昭義步兵

李抱真為懷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真策
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

因軍伍雕剝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既不虞於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縉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

四賦

陸贄四賦曰料丁壯以計庸

天寶末管戶

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出南部新書

凡民始生為黃

唐食貨志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

兵

興則戶減

戶減則地荒元稹制策

貞觀三年是歲中國人歸自塞

外及開四夷為州縣者二十餘萬人

太宗本紀

鈞檢戶籍

李遜

累為池州刺史鈞檢戶籍所以差量徭賦者皆有科品程章吏不得私常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蓋為此云

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

劉晏既被誣而舊吏推明其功陳諫以為管蕭之亞著論

紀其詳大畧以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德後殘於大兵飢疫相仍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戶不二百萬唐史

隱戶剩田

宇文融贊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

溫戶彊丁

姚崇中宗

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彊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

凡天下之戶八百一萬八千

七百一十口四千六百二十八萬五千一百六十一

唐六

典開元二年數

每一歲一造季帳

三年一造戶籍縣以籍成於州州成於省戶部總而領焉

同上

招戶口 二 遣還鄉附

白新吐之治

周禮旅師凡新吐之治治謂有所求乞也使無征役以地美惡為等注七人已上受

上地六口受中地五口受下地
暮不從政
王制曰自諸侯來徙家暮不從政
勞來
詩曰

離散不安其居而能
自占
宣詔膠東相王成勞來不
樂
勞來旋定安集之
急流民自占八萬餘口

郊
樂國
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國
歸化
童恢為不期令流人歸化從居二萬

餘
襁負
卓茂為太守旬月間襁負至者十餘人
貸糧食
宣詔流人還歸者車假公田貸種且

勿筭事事謂
籍內
成詔流人欲入關者輒籍內注云錄其籍名而內之
封檄發遣
始徃役也

後漢鄧太后詔有損棄其居窮困道
遣還鄉
陳寔仲弓路若欲歸所在為封檄以發遣之
為太丘長

鄰國有歸附者實車
亢食之
成詔避水他郡者所在亢訓譽發遣各令還鄉
食之注食之者散廩食使

生
買牛給
魏衛顛伯儒請置使監賣鹽得
來復去
晉劉活買牛給利市犂牛若有歸民以給之
珉越

石為并州士人奔迸多歸琨琨善於懷撫短於孔勞郵
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也

王式為晉州刺史會河曲大歎給地居之
袁滋遷為華州刺史流民

民流徙他州不納獨式勞郵之
至者給地居之假牛犂與完廬舍
王審邦為泉州刺史流民還者假牛犂與

名其理曰義合
完廬懇田者加階
縣令減選德宗正元四年流逋四歸樂生興事
韓文

羅池
廟碑

本土三 敬桑梓附

白小人懷土
遷重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云桑梓之敬 樂

所自生
禮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狐死正丘首仁也丘首仁不忘本信美

而非吾土

鍾儀楚奏

鍾儀囚於晉晉侯使與之琴操南音士變曰南冠而縶者楚囚

也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不忘舊舊俗也

莊舄越吟

莊舄在楚而作越吟秦聲

曰臣豈無秦聲乎

去墳墓

衣錦還鄉

朱買臣

夫子曰吾捨魯何

適矣

編戶之氓

出鄉之節

蓬籜之知歸

萍梗

地著故鄉

舊

貫

仍舊

棄本逐末

恂恂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恂恂和敬貌

敬父母之

國

張湛子孝為馮翊告歸平陵望里門而步主簿曰明府位尊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孔子於鄉黨恂恂

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輕之有

又

凌統公績為偏將軍過本縣步入其中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禮盡親

舊故人恩

娛樂

踈廣仲翁告老歸鄉里日令其家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老人相與娛樂

德化鄉里

王烈字彥方以義行稱鄉里有爭田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反有盜者不

辭刑罰勿使王彥方知之

決訟

蔡衍孟嘉以禮讓化鄉里有爭訟又者輒詣衍決之其所爭者皆無怨

劉虞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共恤等齊有無鄉曲宗之有辯訟從虞決之以情理論判之止鬪

高鳳文通鄰里有爭財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爭者感之叔兵謝罪

入里必式

禮孔不易

杜黃裳京兆萬年人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韋曲時中人欲請其地

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

贖魏人自賣者

張萬福改泗州刺史魏州飢父子相

賣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困令兄子復禮鄉蘇州將米百車饒之時魏人自賣者給資遣之

嘉興人觀察使李栖筠欽其賢署所居為復禮鄉

被嗤於鄉

高季輔列上五事以為尚書八生人

主所責成者也宜揮溫厚脩潔
者任之使過行者被嗤於鄉
簡接鄉人張柬之子漪以著作佐郎

侍父襄陽恃其家立功
簡接鄉人鄉人怨之
還鄉上冢張暉嘗還鄉上冢帝賜詩及錦袍繒綵乘

驛就道子弟
車馬聯袂
鄉黨畏慕王履休以信義為鄉黨畏慕
著籍韓文著籍太原之陽

曲
浮人若雲歸李白贈徐安宜惠化
鄉路遠山隔淮南

國門遙天外
鄉路遠山隔
流逋四歸樂生典事韓愈
柳州羅池廟碑
余生如過鳥故

里今空村杜甫
坐深鄉里敬壯游
龜蒙不復見况乃懷

舊邦同上
舊籍在東都茅屋枳棘籬韓文
江月隱鄉樓李白

飛鳥還舊巢遷人返躬耕同上
鄉里之舊符存審為盧龍節度使自以身

為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快快疾益甚因請朝京師郭崇韜權位已重不樂其來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於崇韜曰吾父於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奈何忍令死棄窮野崇韜愈怒章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歎曰吾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天下一家亡國之將射鉤斬祛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為壽獨子棄死於此命也亟請乃許朝

離鄉四十年取將相

符存審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離鄉四十

年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半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

鄉國

人情之不忘也

柳冕曰鄉國人情之不忘也

遷徙

四

白周禮九徙于國中及郊則徙授之

或自國徙郊或自郊徙國皆從而付

所處之吏若徙于他國則為之旌節以行之謂出居異鄉者也受

明無惡罪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出鄉無授出授無節則納於獄而問

之者有節乃達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出鄉無授出授無節則納於獄而問

凡新氓無征役移人爰適樂土適彼樂郊人乃

遷徙令月五遷盤庚五遷三徙孟母三徙擇其善鄰不安其土禮秋

蓬之轉辭離鄉去國之戀徙貧民漢武徙貧民於關西及充朔方

以南新秦始皇遣蒙恬却匈奴於河南造陽北千里甚好為築城郭徙民充之為名新秦西方雜錯奢儉不同

今俗名新富聽徙寬大地景詔郡國或磽确無所農桑敷畜或有地饒廣薦草木水

泉民欲徙之者聽之注徙廣饒之地公卿言郡國被災敷古繫之謂放牧也害貧民無產業者

募徙廣地

募徙賜田宅
平章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資給食至所賜田宅什物器假與犁

牛種

徙邊

武帝徙天下姦猾吏人於邊

當徙勿徙

後漢順詔坐法當徙勿徙當傳勿傳

勿收租除筭

章帝時歲不登募貧人無田欲徙他界所至給公田種餉田種器勿收租五歲除筭

三年後欲

戶部格

格云非沿邊州及側戶千里內軍府百姓欲於沿邊州府附戶居住並聽

與本管計會具申所由司准丁授田給復十年
有事於本州防禦不須差外征鎮自此為格

越鄉懷

驚走

魏相徙淮南人田疇諫不徙十餘萬驚走於吳

實京師

主父偃曰茂陵初成可徙天下豪傑

內實京師外銷

遷鑄

程鄭遷徙於山東冶鑄富埒卓氏

既不仍於舊貫

實獲庇留長安

漢辛慶忌狄道人為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

孔地狹者徙

寬鄉

崔善為為陝州刺史時議戶墾地狹者徙寬鄉善為奏畿內戶衆而丁壯悉籍府兵若聽徙皆在關

東虛近實遠非

具舟遣

張延賞為淮南節度使歲旱民他遷吏禁之延賞曰食者人所

待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為乃具舟遣之

柳宗元貞符曰

焚圻抵倚

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旋

奮懷舊都日以滋甚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

莫能就緒吾固翹翹褰裳奮懷舊都日以滋甚柳宗元送獨孤申叔序

十徙其居

安仁舊第置於

開元末有屋三十間去元和末酬賞息錢為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杜牧上宰相

至有

樵蘇莫爨

棟苑靡資不暇聊生方憂轉死張廷珪請勤政疏

自畿內徙畿外自

京縣徙餘縣皆有禁唐志人居狹鄉樂遷就寬鄉者

去本居千

里外復三年五百里外復二年三百里
外復一年一遷之後不得更移通典

移貫五

白徙名數

漢元帝徵孔霸為師號恥關外為關外之人

詔為徙關

邊人內移

後漢張奐然明燉煌酒泉人為護

不得內移唯

近親附貫

戶令落蕃人得還孔徙馬邑

周瀛州景城人

規脫徭役

李栖筠秦部豪姓多徙遠自

吳興近徙于陝

文粹張說梁國公碑姚有虞之後播徂

文粹王勵倬彼我系篇晉厯崩坼

其先在元魏時後徙

籍不常

盧從史本傳

僑居之族

其先人始祖不出是國枝葉播越居之數代公實編貫而

私寓客營流則號為借壤進宮則名曰寄通高容雅步不為有降一身之居尚在難安故父兄相承兄長相襲

近經數代遠或累禁學道講義習人之禮鄉舉里選假人之評居人之境以繁我條乘人之貨以濟我生由人

之位以庇我屬恃人之寵以輝我業朝廷則祖考之所階則神靈之所憑昔人思伯之敬尚峻甘棠之木况父

母之所始卒而不可加尊推之於心豈道訓之謂哉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是謂離舊適之制

背否向泰之文於斯尚矣蓋離舊以其無道適新以其宜宗背否以其多

難向泰以其可安孔子宋人也上自孔子逮東否服事宋仕有代祿至仲尼道崇闕里乃為魯人矣春秋之作

內魯外宋諱我過彰彼惡以此懲之斷可識矣通典

流亡六 事與遷徙門畧同

白喪亦不可久也 禮 游民 禮曰且懼奔逃 盡室而行遭逃 勞

疲徙轉好亡惡定 震蕩播越 蕩析 離邊爾土

流冗 流人逾多而計文不改 景報石慶書也計文謂上計文書也 流人

不根著 鼠竄 逋蕩人亡 推冰 魏祖時人推冰以渠水凍使人推以

通船道人 孔携老扶幼 魏徵疏曰貞觀初頻年霜早畿

憚役而亡 來數年卒無一户亡去此由陞 游人之韓琬上言夫流亡

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携貳也 桑梓也斂重役亟家產已 無以奉上 張廷珪疏曰或謂

空鄰伍牽連遂為游人 人窮不足恤而億

兆携離愁苦昏墊

攤逃人之賦

李渤上言渭南長源鄉戶四百今纔四十閔鄉

戶三千而今遷他州縣大抵類此推其敝始於攤逃人之賦假令十室伍逃則均責未逃者若抵石於井非極

泉不止誠由聚斂之臣割下媚上願下詔一賜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於農

流客

宇文融引拜御史中

丞吏下希望融旨不能無擾張空最務多其獲而流客頗脫不止

浮人

楊炎河南山東荆襄劔南科斂

凡數百名是以天下殘疾蕩為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疾其敝

三耗其二

文粹李翰蘇州

屯田紀績頌亡者墮游編版之戶三耗其二歸耕之人百無其一

草車屢動

陸贄奏議武德年中

災歉人多流離

逃逝

韋蘇州始至詩斯民本樂土逃逝竟何為

斃踏道路

德

輿十九年大旱因是上陳闕政畿甸之內大率赤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斃踏道路
骸骨蔽野
殷

拜義昌軍節度使於時瘠荒之餘骸骨蔽野墟里生荆棘侑單身之官安足贏淡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為治歲中流民襁屬而還

崔瓘為澧州刺史

不煩苛人便安之流亡輕還歸居二年增戶數萬

斂則人樂其生

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棄柘日繁

盡力耕之地無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文粹李翱平賦書誠若不蠲免必難存濟所訴逋欠竝放舊人不土斷而

地著

楊炎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

富為差天下果利之人不土斷而地著

又關中比饑士人流入蜀者道路

相係也高適歸者萬餘

元結拜道州刺史為民營舍至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

德後兵起

天下殘弊蕩為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揚炎

武帝

侈糜不節末年戶口減半

稅及舟車人不聊生乃下哀痛詔封丞相民人侯崔植傳

拘此而斃不如適彼

張延賞為

淮南節度使歲早民他遷吏禁之延賞曰食者人恃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為乃具舟

遣之勅吏為修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增作舊

戶口逋蕩

李傑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逋蕩細弱

下戶為豪力所兼傑為設科條區處檢防亡匿復業者十七八

居人競東西

道路侵墮畝姚合野

行罷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

柴扉雖蕪沒農器尚牢固杜甫詩

秦理遠

逋

李渤度支秦理遠逋渤為江州刺史上疏曰伏奉詔勅令臣設計督填逃戶所欠錢四千四百一十貫臣

懼史官書陛下於大早中督三十六年逋懸臣任刺史罪無所逃臣既上不副聖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

特符印乞放歸田里乃下詔所訟逋欠並放舊史

貧者固已流

韓文賦江陵詩

人不復

業

方今關東荐飢蜀漢流亡江淮而南賦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非淺狄仁傑

兵

興則戶減戶減則地荒

地荒則賦重賦重則人貧人貧則逋役逃征之罪多元稹制策

興戰耕之術則游墮之戶盡歸

而總本之心固矣

征役省則民

無轉徙之憂

而黎庶所以安矣白居易

民多流亡

五代王周歷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

澤為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為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

假御史按州

縣招來戶口而分業之

於是諸道叔沒戶八十萬田亦稱是歲終義錢數百萬緡帝悅

宇文融轉移溝壑

曩時之十室共輸而猶不給者今且聚之於一夫矣雖有慈惠之長仁隱之吏

尚不能存若惜斷擊搏之則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志桑梓也斂重

將轉移於溝壑矣元稹制策

役重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為游人唐史韓琬傳安彥威遷西京留守遭歲大

犯法皆寬貸之飢民愛之不忍流去五代史宇文融韋堅楊謹矜王鉞各以

裒尅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為天子私藏以濟

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為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宇文

贊融傳

征役 七

白大東

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徵令小司徒比六卿之譚大夫作詩以告病馬衆寡以歲時入其

數時行其徵令也可任者小司徒三年受邦國之比要稽其民人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者

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五人下地家五人凡起徒無可任者二人任者謂力也有夫婦然後為家

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畝與追胥竭作竭作盡行役要鄭師以國

比法以時稽夫家既沒則受州里役要役要所遣人民數也鄉大夫登衆寡辨其可

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

皆征之凡國中有貴者有賢者有能者均人掌均地政有服公事者老者病者皆捨之

政音旬用三日凡均力征以歲上下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一日注旬均也

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典事任力升諸司徒屬役於不征於鄉曰造士也

植夏官大役與慮事屬役植部曲將吏無役不從傳曰華元為植築城版榦者是也

將班矣班還也徵役夫役民勤於力則功築罕穀為力不同

科科役也上脫卒王温舒覆中尉脫卒得數百人毆白徒之眾丁今白也脫

更謂尉吏曰是人吾所急踐更時脫也支離攘臂莊

支離疏肩高於頂播精求食足以數人齊有徵役則支離攘臂游其間言以疾免役無所懼也減年從

役劉平為全椒令以德化人人均徭力弛力荒政十二

曰弛力寬使民以時犯時傳欲無犯徒庸計徒僇功庸

跣跂國語發卒斂賦跣跂畢子自行蓋寬饒次公為

行跣丘知反跂丘氏反司隸子常步行

自戍邊公私從役魏司馬郎伯達為崇陽長民有徙居

還助役見上庸直吳王濬以銅鹽利百姓無充夫式戶

賦卒賤更輒與平買之部

式諸正丁充夫四十日免七十日并免租百日已上課

折戶內一丁無丁聽傍折近親戶內丁又謂男女三歲

已下為黃十五已下為小二十已下為中男二十一歲

也丁馨鼓鼓人以馨豈敢憚行畏不能趨詩名士執役晉

尼為護軍兵士胡毋師免弟子役具師孔勞弊魏傲疏

輔之輩訪之廡下曰比者

疲於徭役關中徭役無時又曰煬帝力役廣而力役廣

之人勞弊尤甚徭役無時力役廣而力役廣

興不可國衰跡此房玄齡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魏傲

得已曰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敝衰刻窮

之國繇此衰而守文為難

不存養

馬周疏曰今百姓乘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繞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

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畧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

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為陛下不存養之

一人就役舉室捐業

戴胄帝將修復洛陽宮上

疏曰九成之役又興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捐業籍軍者督戍仗課役者責

擢膏竭憤經紀猶不能濟帝覽奏罷役

省征役

令狐德棻曰今天下無虞惟省征役為要

平賦

緩役

蘇弁副知度支事承裴延齡後平賦緩役畧煩苛人賴其寬

省徭役馭下之宜

來濟帝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游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

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宜也於時

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又議取庸雕眊遺噍不堪其困以償雇紛然煩擾故濟對及之

陳子昂上書曰山陵穿復必資徒役率瘡弊之衆興數萬之軍調發近畿督扶稚老鏹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

無時何望有秋雕眊遺噍再罹艱苦有不堪其困役凡百餘萬閭立德太宗幸洛陽詔立德建

離宮清暑乃度池汝役人狄仁傑后將造浮屠大像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

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其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

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孫樵願省勞役李大亮河西積困夷

狄州縣蕭條比因隋亂殘耗已甚臣愚願停詔尉願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畝此中國利也帝納其計征

役稍繁家業先空狄仁傑諫疏比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

後時興功役力所不堪

征役省

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白居易制策

倉廩無宿儲徭

役猶未已

韋應物詩

用人之力歲二十日

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

庸食

李嶠

武后又崇寺觀功費浩廣嶠恐結怨三靈謗蒙四海今道人私度幾數十萬國計軍防並

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願許十道使括取使姦猾不得而隱又太常樂戶持大鼓

者已二萬負願量留之餘勒還籍

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

張文瓘高宗造

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復征討四夷京師養廐馬萬匹帑府寔虛文雅諫曰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

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民罔常懷懷於有仁臣願撫之

無使勞而生怨隋

農事既收

農事既收靈臺勿亟子來而就役者周邦畿而薄四

鑿未遠不可不察

海咸志勞而
獻功李華
供官徭役道路相繼馬周用而息之則人

斯悅

徐賢妃疏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

廢冗役

李渤為虔州刺

史廢冗役千六百人

稽廉冒

陸贄八計曰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

差量徭賦皆有科

品

李邕累為池州刺史鈞檢戶籍所以差量徭賦皆有科品程章吏不得私

歲月不空

盧藏用上

疏曰斤斧之役歲月不空不因此時施德布化而又廣宮苑臣恐下未易堪

除功役

魏知古會造金

仙玉真觀諫曰願下明詔順人欲除功役

人力勞敝

復諫曰今風教頹替日益甚府藏空虛人力勞

敝寬徭役

白履忠拜朝散大夫吳競其里人也謂曰子素貧不需斛米匹帛雖得五品亦何益履忠

曰住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罷冗役
章宙為
縣為免今終身高卧寬徭役豈易得哉
永州刺

史罷冗役九墮業避役李叔明惡道佛之弊上言曰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

不勸兵賦日屈國度產以衰征陸贄四賦曰姦人羸名用軍儲為數耗

以避征役薛存誠遷給事中瓊林庫廣籍工役存重耗誠曰此姦人羸名以避征役不可許

其力張玄素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玄素上書曰百姓承亂離之後財賦殫空雖蒙

更生意未完定奈何營號呼道路陸贄奏議送父市井未幸之都重耗其力

愁苦室家怨咨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笞捶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

羣情動搖與役無已羣情動搖議息言及閭閻疾苦君臣同慮議息征徭被八荒徭

被於八荒勞已甚矣每丁一歲定役二旬古者用人之力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

國家斟酌物宜立為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減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並

同百役皆在人文粹陸龜蒙送小維山樵人吾有丈夫五諸縣亦有丁壯者自盜興以來百役皆

在七無所容剝膚及髓獨孤及擁兵者第館直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

阿房成秦人散張元素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眾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日而役殘創

之人襲七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躬護作役裴耀卿徙宣州刺史前此大 wat 河防壞諸州下

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徒官耀卿恐功不成弗即宣而撫巡飭厲愈急隄成發

詔而去濟人為立碑頌德事繁則不急之務眾不急之務眾則役數

役數則人疲人疲則無聊生矣皇甫憬曾是戍役傷杜甫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非闕風露

洵曾是

戍役傷 屨而立于塗

孟元陽董作西草也盛夏屨而立于塗役休乃就舍故田輒歲稔

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

李白禁止非徭 江南野史李昇薄征輕賦

禁止

召人納錢

唐史食貨志天下用度不足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號度道

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

晨炊星飯

張廷珪諫營建大像疏朝

驅暮役勞筋苦骨軍食

役使不均

八

白北山之刺

北山刺幽王役使不均也勞或宴宴居息

或盡瘁事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繫繫衣服

不平謂何 詩不

患寡而患不均

語

年老持更

晉劉弘為荊州常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甚苦呼蓋

一兵年老羸疾無襦乃

椎冰

注見流亡門

孔察賦役不均

百

志監察御史十五人

遙遙負擔卒無乃役不均

元稹旱災詩

澤不下流民無所告

柳宗元荅元饒州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

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民無所告

古之為理

在於周知人數乃役其事役庶功以興通典

監察御史

掌巡按州縣賦役不均唐百官志

過貌形狀及差科簿

皆親自注

定務均齊

過六典

賦稅 九

白盍徹

什一而稅曰徹徹通也哀公問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

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歲收十千

俾彼甫田云云

布嘗無藝

藝法不也

給則應

不供則應之以罪也

不患寡而患不均

蓋均無貧 量

力而供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則周公之典在上無乏

用

下不闕供輕重之法 月令季冬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為所稅於人輕重之法貢舉之數以達近

所宜為度舉定國之數

禮之大倫以地廣狹

賦以廣狹為差也

禮之薄厚

與年之上下

隨年之豐荒

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下之

制節矣

言賦用有節也大殺謂飢也匡猶恐也

別土地之宜節遠邇之期

禮國家靡敝

賦稅極也

制財用之節

傳

陳之藝極度取之以

道樂其輸財

文選

底慎賦上有餘用

下無怨人

趙奢均賦

趙王使趙

奢治國賦大均人富而府庫實

人則無貧有若盍徹君孰與足任土

作貢副天子恤人之心

下不靡敬

竭王臣奉公之節

上無闕供

禹別

九州

辨貢賦之等

周制五服

定征稅之差

國家優卹黎元底慎財

賦斂從其薄作法於涼

農事既登

國賦先定

治賦千乘之國可使

時入

周禮以地征征稅也

周禮云

薄征歲杪量入

禮曰冢宰制國用必以歲之杪

量入以為出
謂五穀之稅
斂法者隨年之豐凶而輕重斂稅也
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注云斂法入

征稅豐耗視年之豐耗斂也九賦異等百貨殊用繭絲賦夫征賦增

貨劉平為全椒令以德化人人有增貨就賦減稅尹鐸為晉陽損戶減稅以為保障之法均輸

畢納謂納畢也百里之內以供官官謂文書財用千里之內為御謂衣

服以菽粟當賦昭詔三輔太常穀賦許得明告期日韓

壽為東郡收租稅先明布期日以其會吏敬畏趨內也節財必均於九式周禮以九式均

節財成賦咸則於三壤尚書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九賦殊別五服異

制差以稽歲之等穀租葉殺不出租者也趙奢趙之田吏從其遠邇之期

君不肯出奢以法治
乃殺其家用事者

負稅當免

倪寬為內史見政事得人心門注

戶輸

昔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尺綿三斤女及次丁為戶者半輸其諸邊戍三分之一也

孔公

王所廩殆不給

萬安公主天寶時為道士開元新制長公主封戶二千帝妹戶千率以三丁為

限皇子王戶二千主半之左右以為薄帝曰百姓租賦非我有士出萬死賞不過束帛女何功而享多戶邪使

知儉嗇不亦可乎於走公主所廩殆不給

移稅錢免賦米

李渤出為虔州刺史渤奏還信州移

祝錢二百萬免賦米二萬石觀察使上狀不閱

置使督察

韋堅見宇文融揚謹矜父子以聚斂進乃

運江淮租賦所在置使督察以佐國廩歲終增鉅萬玄宗咨其才

量產出賦

李栖筠奏部豪姓多

從貫京兆河南脫徭科請量產出賦以杜姦謀詔可

選官部送
崔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天下

兩稅請委本道觀察使
利史選官部送京師

閱稼以奠稅
陸贄四賦曰積藏

于下

柳宗元貞符曰敬奠厥厚我稌稂又曰賦徹而租賦積歲於下是謂豐國

賦不時

杜羔為萬年令時許季同為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租賦不時繫二縣吏將罪之羔等辨列尤

苦尹不為繼

賦法有三

裴均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有物

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捨公估更實私直以自開故賦益苛齊民

重困相奏禁之

不輸官賦

韋澳改京兆尹帝舅鄭光主豎吏差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

董纖息

王彥威累推諫議大夫李師道既平其十二州賦法未均詔彥威為勘定兩稅使差量纖息人

不為生人之喉命

揚炎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出納

舉無干欺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京師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為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所不得計贏少及災為相言於帝曰財賦者邦國之大本而生人之

喉命天下治亂重輕繫馬先朝權治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臣請出之
乞盡免江淮兩賦
白居易元和四年早甚即建言

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
人勤於財則貢賦少
魏知古曰人勤於財則貢賦少
兵

資官俸
沈既濟曰臣計天下財賦耗數大者惟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他費十不當二者一
籍外

取
宇文融為度田勸農使戶部侍郎楊瑒以為籍外取稅百姓因弊得不酬失
請天下供錢

李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請旨須索即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而天下紓矣

為兩稅法

楊炎請為兩稅法

以增失進退長吏

田畝之稅率以大厯十四年墾

田之數為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以增失進退長吏端本整禁陸

上言陛下幸聽臣計凡京師稅間架榷酒抽貫貸蠲民商黜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禁之術帝不納

逋賦

張建封會詔書蠲民逋賦帝問如何荅曰殘免屬通積員決無可驗雖蠲除之百姓尚無所益

州逋員

孔戣拜嶺南節度使既至免屬州逋員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錢八百兩

飲

殷侑徙天平節度以餉軍有贏當上送官乃裁制經費歲以錢十五萬緡粟五萬石歸有司御史大夫温

造勅侑違制擅賦斂民為無名之獻詔以庚承宣代還

藏於人

權德輿建言今霑雨二時農田不開

庸七日衆宜選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徕問人所疾苦蠲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賦取於人不若藏

於人之紓下戶之賦崔羣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錢七百萬羣以受之失信天下請還賜其

州以紓下戶之賦李實貞元二十年早關輔饑徹舍鬻苗輸官實方務聚斂乃峻責租調人

窮無告至徹格詔固斂詔書蠲人逋租實格倍斂王播

南節度使是時南方旱歉人相盡有征稅王鈔擢遷嶺南節度使廣

人與蠻雜處地征薄多牟利於市鈔租其屢權所入與常賦埒以為時進哀其餘悉自入諸蕃舶至盡有征稅

於是財農耕之備錢徽貶江州刺史州有牛田錢百萬蓄不貲刺史以給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

之備可他用哉李絳字深之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質命代貧民租入絳與裴均諫曰錡借侈誅求六州

亂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除采

金稅

盧鈞擢嶺南節度使除采金稅

罷泗口猥稅

薛元賞出為武陵節度罷泗口猥稅人以

為除租賦

鄭光孝明皇太后弟也大中四年詔除其租賦宰相言國常賦寡人下户不免奈何以外

戚廢法帝悟

悉收其賦

張茂宗元和中歷闕廐使初至德時西戎陷隴右監及七廐皆

廢而閑廐私其地入實應初始以其地給貧民茂宗恃恩奏悉收其賦

兵彊弱在賦

第五琦賀

蘭進明徙北海奏琦為錄事參軍肅宗駐彭原進明遣琦奏事既謁見即陳今之急在兵兵彊弱在賦賦所出

以江淮為淵若假臣一職請悉東南實貨飛餉函洛惟陛下命帝悅拜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人不益

賦
進度支郎中當軍興隨事趣辨人不益賦而用以饒
限違罰俸

盧坦為壽安令河南賦限已窮

縣人訴機織未就坦詣府請申十日不聽坦諭縣人第輸勿顧限違之不過罰令俸爾由是知名
督賦

陽城為道州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恠城不迎以問
吏吏曰刺史以為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
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
敢歸仆門闔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
預借同光三年

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州賦調不充六軍之士
往往殍踣乃預借明年秋夏租稅百姓愁苦號泣於路

五代史十四莊宗皇后劉氏傳拆室伐木以納稅錢韓愈天旱人饑狀

食拆室伐木以納稅錢黠吏漁奪索錢多門戶喪亂紛教教奈何

詩聚斂貢城闕形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

自京赴奉天詩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柳宗元免其罪以贖之

夫家之稅有冒沒者免其罪以不粒天子不忍征於不

贖之文粹權德輿岐公遺愛碑粒賦於無衣張公

德政碑文
粹王維

笞肉捶骨

陸贄奏議笞肉捶骨呻吟里閭

一室已空四鄰繼

盡

同上或吏理失宜或經賦偏重或厲疾鍾害或水旱荐災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不盡申

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敢矜恤遂於逃死闕稅累加見在疲疋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

人益困窮用度未盡者美利

權德輿上疏斥言裴延齡以常賦用度未盡者為美利以夸已

功貨田中穗

韋溫為陝魏觀察使民常輸租而麥未熟吏更白溫督之溫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

賦可乎為緩期而賦辨

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

杜甫詩

率貸

唐史食貸

志肅宗即位遣御史鄭叔清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皆畜十奴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

者有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

財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

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書和糴權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唐史食貨志

于縣門

凡稅斂之數書於縣門村坊與眾知之唐史食貨志

配租以斂獲早晚遠

近為差

同上

民皆自槩量

庸租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同上

天下歲入之物

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疋綿百八十餘

萬屯布千三十萬餘端同上

虛額徵率

元換同州均田狀其間人戶逃移田地荒廢又近河諸縣

每年河路吞侵沙苑側近日有沙磧填掩百姓稅額已定皆是虛額徵率其間有豪富廣占阡陌十分田地纔

稅二三致使窮獨逋亡稅賦不辦州縣轉破寔在於斯

歲終積巨萬

韋堅進秘書丞見宇文融

揚謹矜父子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廩歲終積巨萬帝咨其才擢陝郡太守

周

氓積逋稅

韋應物

山林藪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供

甲兵士徒之役府庫賜與之用給郊廟之祀奉養祿食

之出辨乎物名存乎有司是謂公賦

杜甫策問

蠲田租以厚

農

牛僧孺策

不擾自辨

王仲舒賦調嘗與民為期不擾自辨

兩稅以資產為宗

唐史食貨志兩稅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圃困倉道輕而眾以為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筭緡失平長偽扶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者因斂求此誘之為姦敲之避役也

徭賦輕

重

今徭賦輕重相百而以舊為準重處流亡並多輕處歸附益眾有流亡則攤出已重者愈重有歸附則散

出已輕者愈輕人嬰其弊願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者節之軍興加稅諸道權宜所增皆

可機織未就盧坦為壽安令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機織未就坦詣府請申十日不聽坦諭縣人

弟輸勿顧限違之不過罰天寶之季賦法壞於奉軍先唐史食貨志

王定賦以布麻繒縠百穀勉人功也同上國家全盛也約計歲之常賦錢穀布帛百十

餘萬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歲飢更以兩稅準米崔造百姓不足而每有闕却通典浙江

東西歲入米七十五萬石歲飢更以兩稅準米百萬濠壽洪潭二十萬責韓滉杜亞漕送東渭橋諸道有鹽鐵

處仍置巡院歲盡唐史房玄齡傳魏宰相計最殿以聞世方敝衰刻窮之傲曰世方敝衰刻

窮減燕樂王仲舒水旱民賦不入歎曰我當減燕謂之樂他用可平之出錢二十萬代之本傳

租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

千緡貧弱以請為兩稅法以一其制揚炎請為兩稅法以一其制凡百役

安李翱傳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

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

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挽利

居人之稅秋夏兩入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

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為準夏稅盡

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而尚

書度支總馬帝曰天寶中計帳戶有八百九十餘萬其

善天下果利之錢約二百餘萬貫其地稅約

重斂十

千二百四十餘萬石通典

白碩鼠刺重斂

國人刺其君重斂蠹食於民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桀之將亡率

割於夏邑

書夏王率割夏邑謂桀之賦斂重也

紂之欲喪讐斂

於殷人

書商紂讐斂召敵言厚斂取怨於殷人也

誅求無時

暴征

暴虐以征稅之

讐斂

見上注

浚我以生

浚取也

侵削于下人何以堪

扞軸其空君孰

與政煩

賦重

徵斂無度

規取無度

厚斂

齊晏平仲曰公厚斂馬陳人厚施人歸之

斂

怨

無為天子取怨於下

鳴鼓而攻

季氏富於周公冉求為之聚斂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公孫務人曰事充

重役

政重何以理人

稅畝

公田之法十取

一今又履其餘畝十取二故哀公云二吾猶不足是稅畝也

過籍

傳穀出不過籍以豐財也注籍借也

周禮人耕百畝公取十畝
借人力治之而稅不過此

田賦

季孫欲作田賦訪仲尼
仲尼曰斂從其薄事舉

其中如是丘亦足矣若不度
於禮則雖丘賦將不足也

丘甲

魯成十一年作丘甲
四丘為甸甸出甲令

使丘出甸賦
譏重斂也

丘賦

鄭子產作丘賦如
魯丘甲國人謗之

作法

於然則政先
貪

圖大事貴舉中

陳聚斂之謀利將苟得
行誅求之政斂將若何

厚斂雕牆

晉靈公不

也君太半之賦

秦人收太半之賦
三分稅二分也

竭耗靡敝

賦稅極也

食稅之

多老子曰民之飢以其
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殄資澤於下民

言絕其資
用惠澤也

聚斂

之臣

百乘之家不蓄聚斂之臣
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出二三之令

吾誰過
適從

什一之征

君孰與足

財匱人怨

禮

苟以利之為利

豈曰人而愛人下

若不足

上將
疇依

雖國用而斲足

所獲
幾何

苟民罷而不堪

其傷
多矣

不能事舉其中

誠恐
歸於下

爭承

子產
貢賦

懼不給也

倍

征悉索

倍征
盡也

筭緡

漢武
帝國用少令揚可告

錢也以此

又光武時
賈人夫作
稽積諸物
雖物無市孔

削軍食

杜元
穎欲中帝
意以固幸
斂取苛重
至削軍食
以助哀畜

叔常租

魏徵曰
近皇甫德
參

上書言
收常租厚
斂也見諫
諍門

賦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

韓世方敝哀刻窮之

房元齡
傳魏徵曰
世方敝哀
刻窮之

孫伏伽為治書

時軍興
賦斂重
伏伽數請
墜損

傷破家產別屋賣田

狄仁傑
拜河北安
撫大使時
民多脅

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比緣軍賦斂煩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產剔屋賣田人不為售

重 未敬則拜正諫大夫時賦斂煩重鍾傳拜鎮南節度重

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得失

商棄貨

鍾傳拜鎮南節度重

斂商人至嚴武在蜀用度無藝蜀雖富**斂克**
棄其貨去饒而峻措亟斂閭里為空

韋巨源同平章**厚斂以結恩**劉餗為宣州刺史宣既富饒即厚斂以結恩**旬**

輸月送楊炎河南山東荆襄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

親愛旬輸月送無**稅侯王之廬**陸賈上書曰陛下搜**箕裨販之緡**

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

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解體方且稅侯王之廬箕裨販之緡貴不見優近

不見異羣情驚然而開畿不寧矣

不忍橫賦

韋貫之時國用不足遣鹽鐵副使程昇督諸道賦租

昇諷州縣厚斂貫之不忍橫賦而所獻不中昇意因取屬內六州留錢繼之

持下益急

于頃拜山

東道節度使公斂私輸持下益急而慢於奉上

所至聚斂

楊元卿所至聚斂諧結權近

侵削

兆民

裴延齡太府卿韋少華劾其妄陛下縱之不為治此乃侵削兆民為天子取怨于下又引建中橫斂

多積致播遷者言甚深切

白著

劉晏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

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為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陳莊方清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

主驛事罷無名之斂正鹽官法以禪用度

輒加常數

盧徵同州刺史缺用徵為之乃徙華州厚能權

近異進用同華地迫而貧所獻嘗敲陋至微厚賦斂有所奉入輒加常數人不堪其求

急拏斂聽

治官苛細急擘
斂頗極所欲

市道皆嗤

皇甫鏞以吏道進既由聚斂
句剝為宰相至雖市道皆嗤

之
唱其多少量為笞數

五代吳越自鏐世常重斂其民
以事奢僭下至雜魚卵殼必家

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宋吏各持簿列于
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笞數少者猶積數十多

者至笞百餘
人不堪其苦

禁止行人

孔謙以至鄣塞天下山谷徑路
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筭遣大

程官放猪羊柴炭占庇人戶更制括
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天下怨苦

征利剝下

王章周
太祖用

兵四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剝下民甚苦之
住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為雀鼠耗章乃增一石輸二斗

為省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減其出者陌三州
縣民訴田者必至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

因五代史
漢臣傳

總無名之暴賦

陸贄大厯中一年科率錢穀
數最多者便為兩稅定額此

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為經制
黎民糠粃窄亂世誅求急

杜甫驅庶類恐懼陸贄奏議誅求
殷繁同上陛下悔征

元之彊斂馬周豈勞
稅入加舊權德輿言大曆中一縣

入加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四方銳於上獻為國楮
怨廣軍食之求而兵有虛藉剝取多方雖有心計乃歷

能商功利其於割稅民屋架趙贇請稅民屋架藉賈人

乃大任土之貢皇甫湜論進奉書任土之貢生產有常

姦進奉既無度程莫知紀極恣橫徵發
促戚下可哀韋

物書情詩兵凶久相踐徭賦得
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

出

杜甫兵車詩

拆屋代以納稅錢

韓文論大阜人飢狀拆屋代以納稅錢寒餓道途斃

踏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為此者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

歲進錢

百億萬緡

唐史食貨志錢穀之臣始事朕刻太府卿楊崇禮句剝分銖有欠折清損者州縣督送歷

年不上其子謹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鉞為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萬大

盈庫以供天子燕私

日來徵租

韓愈董生行門外唯吏日來徵租更索錢

供十倍之

賦

陸贄自大盜猾夏耗蠹生人天下嘗屯百萬之師令受衣食農夫鬻婦凍而織餒而耕彈力思死以供十

倍之

今之具寮數萬蠶食府庫侵害黎人

國絕數載之儲家無經月

之蓄雖其厚稅亦不可供戶口逃亡莫不由此皇甫憬

雖東海納為帑藏南山盡

為力亦恐不足

同上

寧容蠹政以害齊人

賈李實為通州長史政乖惠和

務在苛厲特詔通租悉皆蠲免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朕寧容蠹政以害齊人韓

文趙贊請稅間架筭除陌

其法屋二間上間錢二十中間錢一千下間錢五百匿一

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公私貿易錢舊筭二十加為五十物兩相易者約直為率民益愁怨唐食貨

志及涇源兵反

大誨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戶儻質廉不稅爾間架陌除矣於是皆罷同上

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三曰稅錢長數四曰率辨先期

貴稅錢長數重因疲羸捶骨漉髓苟媚聚斂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辨先期作威殘入絲不容纖粟不暇春

貧者奔送有不賦稅無藝

自至德軍興所在賦稅無藝帑司給輸乾沒混檢制吏下

四方輸將痛開元及於天寶

開拓邊境多立功勳每歲軍用日增費其時錢穀之

司惟務割剝迴殘賸利名目萬

兵冗官濫

唐食貨志及其弊也兵冗

官濫為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銷數叛兵革之興累歲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

姦吏邪臣取濟一時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用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

五代劉審交晉

高祖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

審交

曰租有交額而天下比年無閒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

白孔六帖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曹錫齡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七十九

唐

白居易原本

宋孔傳續撰

關市之征

九賦二

山澤租稅

田稅四

筭賦五

稅舟車六

輕賦稅七

復除八

輸稅九

均輸十

平糴 十一

貢獻 十二

闕貢 十三

訴貢賦 十四

九貢 十五

蠻夷貢賦 十六

出財助國 十七

關市之征 一

白月令孟春易關市來商旅

謂輕稅商也

四方來集遠鄉皆

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姓乃遂 月令孟冬戒門閭

修鍵閉謹關梁月令孟夏門閭無閉關市無索

順陽氣敷縱不

難市廛而不稅市廛舍而稅其物也關譏而不征譏察而已

此殷制司關掌其征周禮司關掌關貨之節以聯關市故有關市之征國古禮殺無關門之地

年不順成關梁不租孔議關市行人盡征崔融進鳳閣

議關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曰關市以市多淫巧而關通未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雖斂

工商而不及往來今一切通取則事不師古且四人異業舊矣復動而摧之市者魚受善惡也若甚則細人無

所容久必為亂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惡少在馬聞一旦變起或致騷動恐南走蠻北走狄舟

航所聚同上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詣閩越七澤十數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洪舸

巨艦千軸萬艘交關市之稅秦皇以雄圖武史籍有文力捨之而不用

也漢武以霸畧雄才去之而勿取也同上

富商大賈

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羣暗烏則弩弓睚

眦則挺劍同上

謂市及國門關門也

惟斂出入之商稅不稅往來之行人崔融

有不

可者六

違背周官其不可一也四人各業今復動搖其不可二也流進齊人其不可三也萬商廢業其

不可四也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其不可五也儻加重稅或慮相驚其不可六也同上

九賦二

白周禮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

在城郭者邦中之賦

而稅二曰四郊之賦

去國百里也

三曰邦甸之賦

二百里也

四曰

家削之賦

三百里也

五曰邦縣之賦

四百里也

六曰邦都之賦

五百

里各有差此
已上平民也
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
謂關市山澤謂占會百

物九曰斂餘之賦
斂餘百工之餘也玄謂斂餘占賣國之斥斂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筭也

孔周官九賦
崔融上疏曰謂周官九賦其七曰關市以市多淫巧而關通未游欲止抑之故加稅

耳八州之內九賦用殷
元稹幽州德音貢賦修於九州
柳宗元表貢

賦未均於九州
同上

山澤租稅

三

白羽翮之征
羽人以時徵羽翮之征於山澤之農以當邦之政令齒角骨物
角人掌徵

齒角骨物於
山澤之農
月令孟冬命有司牧水澤之賦
謂蜃蛤蒲

其利蒲魚

謂水澤之利也周禮

列而不賦

禮年不順成山澤列而不賦注列遍列也雖不

賦尚禁止

山澤童枯則不稅

周禮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

地之生一曰山林

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羽物

二曰川澤

其動物宜鱗物其植

物宜膏物 幹山海貨

食貨志浮食寄民欲擅幹山海之貨注幹謂主領之以致富美利佃人也 海

租

宣帝時欲增海租三倍蕭望之奏言比加海租魚不出武帝時縣官嘗曰魚而不加租帝不聽之

孔

計斛輸錢

崔元亮遷歙州刺史斂人馬牛生駒犢官籍蹄數故吏得為姦玄亮焚其籍一不問民山

處輸租者苦之下令計斛輸錢民賴其利

筦擁山澤之利

唐文粹漢有少府水衡筦擁山

澤之利終不若領之大農也論進奉書皇甫湜

我在山上舍

一畝蒿碓田夜雨叫租吏春聲暗交

關李

山政澤虞輸賦於都

柳宗元
武崗銘

宜歸王者

德宗時戶
部侍郎韓

泗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
自是皆隸鹽鐵使食貨志

山川林藪之所產殖雨露春

秋之所成就

莫非王財
皇甫湜

田稅

四 雜稅附

白周禮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廬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

郊二十有三甸稍縣鄙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二十五

載師

職云周禮輕近而重遠近多役
園廬輕者廬無穀園少利也

夏后五十而貢殷七十

而助周百畝而徹皆什一也

徹通也
助藉也

莫善於助莫不善

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

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

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故不善

任農以耕貢九穀

周禮閭師七

古者公田

藉而不稅

借人力治公田不稅也

圭田無征

厚賢也即周禮土田也

月令九

月命有司農事既收舉五穀之要

定稅厚薄

稅畝

履其餘畝而稅十而

取

二履畝

公羊傳稅畝者何履畝而稅

桀猶

多乎十一大桀小桀言多稅喻桀之害人也寡乎十

一大猶小猶言如蠻猶稅故少也

一夫治田百一十畝公田在內私田

稼不善則非吏

吏迫不得治私田也

公田稼不善則非民

民不治公田故

罪趙奢行法不避平原

平原家不肯出田稅趙奢為趙田部吏以法治平原用事者九

也人十五稅一漢惠復田租十五稅一注穀租萬以律占

租昭紀今人得以律占租不以實家長不自書罰金二

家長各以斤沒入所不自占隱度定辭也武帝時律外取故令雖一時供億議以從權而田卒汙萊雖給於

公上情不涉於徇私然望彼徵求罪地征相地征唯

加田無征夏官司勲掌賞地之政令凡頒掌地三之一

厚恩唯加賞賦鐵晉趙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

田無國征也范宣子所為刑書注令人出鐵以一

鼓為封田陳轅頤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墾田不實

率也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出奔

光武時天下墾田多不實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云穎

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不服顯宗曰以

墾田相方耳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孔稅浮屠錢張珪武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問也

后稅天下浮屠錢營佛祠下碇稅孔戣拜嶺南節度使蕃船泊步有下碇稅於白馬坡作大象廷珪諫

戮禁絕無收豪室稅李翱為廬州刺史時州旱遂疫逋捐係路亡籍口四萬權豪賦市田所求索

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翱下教使以田占稅泗口王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智

興檢校濠州節度使孛索財賂交權幸以稅外加斂賈虛名用度不足始稅泗口以佐軍湏嚴

節度東川擅沒吏民田收都畿佛祠田磴租入李吉甫奏收都宅百餘所稅外加斂錢

畿佛祠田磴稅僧道輸絹李叔明上言謂僧道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尼及女入以寬貧民

冠輸絹二雜役與民同之請檢天下田宜得益租五代過五十者免議雖上罷之劉審

交晉高祖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閒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

或五分納一

謂之率貸自天寶末年盜賊奔突克復之後府

庫一空又所在心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間出江淮陶銳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資所有財貨畜產或五分納一請之率貸所請簿百姓一年稅錢

唐開元十

八年御史大夫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捉隨月收利將供官人料錢

多率稅商

賈其後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稅商賈以充軍資雜用或於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易之處計錢至一千

以上者皆以分數稅之自是商賈無利多失業矣上元中勅江淮堰埭商費牽舩過處準斛納錢謂之埭程大歷初諸州府應稅青苗錢每畝十文充百司手力資課三年十月臺司奏緣兵馬未散百司支計不給每畝

更加五文通典 **稅民屋架籍賈人貨錢**

陳京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戶部侍郎趙

贊請稅民屋架籍賈人貨錢以率貸之 **請收邸直**

裴休進中書侍郎時方鎮設邸閣居恭取直因

是商人他貨橫賦之道路苛擾休建言請收邸直無擅賦商人

奏罷稅外薑芋錢崔戎持節

劔南奏罷稅外薑芋錢當賦錢者率三之以其一準繒布優其估以與民

征乘牛之出入市

者宗室具兼河南尹視征乘牛之出入市者斥所得佐用度

公田籍而不稅往古之時醇樸

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市 **所租入十分錫一**

江南野史後主昱罷

諸郡屯田歸州縣委所屬宰簿與常賦俱征所租入十分錫一謂之率分以為祿廩諸朱膠牙稅亦然由是公

無遺利而屯田佃民絕公吏之撓刻獲安業焉

鹽米又先主世不墜括定民產自正斛上別輸三斗於官

康受鹽二斤謂之鹽米百姓便之及世宗尅淮
南鹽貨遂艱官無可支至今輸之猶為定制
民稅出

雜產物與錢

韓文張君墓誌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
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

倍經君曰刺史可為法不肯從
可貪官害民留禁不肯從
被支稅草以納開廐

韓休為

史被支稅草以納開廐休奏請均配餘州張說駁之曰
若獨免號州即當移向他郡休復將執奏察吏曰更奏
必忤執政之意休曰為刺史不能救百姓之弊何以
為政必以忤上得罪所甘心也竟執奏獲免唐舊史

筭賦

五

白口賦

昭詔無收五口賦注漢議民年七
歲至十五出口錢武帝加車騎也
減口賦錢

昭

人未家給其
減口賦錢

文收口錢

文詔民三十賦丁男三
年而一事收口錢也

高祖劫

筭賦

民年十五至十六筭賦人百二十年十一筭治庫兵車

貢禹上書

古無筭賦口錢武帝

征四夷重賦民子產三歲出口錢至有生多倍筭漢律輕殺宜令七歲去齒乃出口錢二十始筭人出

一筭筭百二十錢也唯孔權筭之科陸贄言常賦不給賈人與奴婢倍筭也乃議感限而加斂

馬加斂既彈則別配之別資產之中事情不一陸贄奏配不足於是權筭之科設議

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困倉直雖輕而衆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虛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筭緡宜其失平

長偽

稅舟車

六

白筭輶車

漢食貨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一筭注輶車小車也比例也非為吏人之例非

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有輶車皆令出一筭

商賈二筭

商賈有輶車之筭舩筭注重其賦也

食貨志舩五丈已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成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也

孔崔融

獻議曰

吐蕃傳右史崔融獻議曰張騫始通西域列四郡據兩關斷匈奴右臂稍稍度河隍築今居以

絕南羌於是障戾亭遂出長城數千里傾府庫殫士馬行人使者歲月不絕至作皮幣筭緡錢法稅舟車擁酒酤夫豈不懷為長久計然也

天下諸津舟舩所聚

旁通巴漢前詣閩越七澤十藪三江

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舩巨艦千舳萬艘交貿往還憧憧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繞過彼鋪復止非惟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賂船有大小載有多少量物而稅觸塗淹久統論一日

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
淹滯必至吁嗟雀融疏

輕賦稅

七

白大狍小狍

公羊傳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寡乎什一
大狍小狍注狍蠻狍也蠻狍無宗廟社稷

城郭故
稅薄也

白圭之清

孟子曰白圭謂孟子曰吾欲二十而薄
稅可乎孟子曰子之道狍道也

薄

賦

輕徭
薄斂

園有桃

魏大夫刺其君國小而迫
儉以嗇而無德以將之也

保鄣

尹鐸為
晉陽請

曰繭絲乎保鄣乎趙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
數損則稅輕而人安可謂保鄣乎繭絲減稅也

度官

用以賦人

食貨志漢興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
一量利祿而度官用以賦於人法纔取也

斂

從其薄藏於百姓孔薄賦斂為要

今狐德茶曰今天下
無虞惟薄賦斂為要

薄賦斂

張玄素貞觀四年治洛陽官且東幸玄素上書天下不可以力勝唯當務儉約薄賦斂以身先

之願蠲薄徭賦

張廷珪上疏願蠲薄徭賦

賦斂省則人富

盧藏用嘗以賦斂省

則人輕賦節用

李珣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乎珣曰貞觀時房杜王魏為文皇帝謀固此

耳帝頗嚮納

寬百姓租賦

李翱條興復太平大略曰寬百姓租賦

蠲賦十萬石

又曰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有詔蠲責

李渤張平叔斂天下逋租渤言上不能奉詔下不忍民窮無所逃死請放歸田里有詔蠲責 蠲橫租

錢三百萬

衛次公為陝號觀察使蠲橫租錢三百萬

罷巡勾

李吉甫罷諸路歲終巡勾以絕

苛寬賦斂

曲環陝州安邑人改陳許節度寬賦斂

不剝下不加斂

程昇方討蔡昇

使江表調財用所至不寬賦田布所至寬賦勸穡人皆安之劉晏書移

剝下不加斂經用以饒於宰相元載京師三輔苦稅入之薄斂近重淮湖粟至可減徭賦半為一利休明杜

甫簡元使君下無曲獻上絕私求陸贄奏議陛下臨御之秘清靜之化下無曲獻上絕

私求近歲已來稍逾前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貪饕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

郡羨財亦將馬往若不上輸王府理湏下紓紓惻惻詔書惻惻詔書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

下半減麥與緡牛租豈不薄尚竭力詔度支減賦崔衍復奏

州縣多岩田又郵傳劇道屬歲無秋民舉流亡不蠲減復奏租頗人無生理臣見長吏之患在因循不以聞不患陞

下不憂恤也患申請不實不患朝廷不矜貸也陛下拔臣大州寧欲視民困而顧望不言哉德宗從其言為詔

度支減賦通賦蒙勿收之惠柳宗元表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斂斂

之薄也在於節用

若用之不節寧斂之欲薄其可得乎
在先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下

之人知上有憂恤之心取非
獲已自然樂其輸矣通典

復除八

白小司徒稽夫家九比之數以辨老幼貴賤廢疾凡征

役施舍者

舍謂復不
給催役者

賢者能者

卿大夫以歲時登衆寡
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

尺及六十野自六十有五皆役之其國
中貴者賢者服公事老者疾者皆免

豐沛

漢高曰以
沛為朕湯

沐邑復其民父老請曰沛已蒙復豐未蒙上曰
豐極不忘也特以其雍齒反吾故遂棄復豐也
平城役

又高詔吏卒從軍至平城反諸侯子又詔曰諸侯子在

城守邑者皆復終日勿事闕中復十二歲歸

者半復身及戶又高詔非士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

氏武卒刑法志魏氏武卒衣三屬甲操十二石弩負天

百里中試者復其買復食貨志武帝時兵革數動民多

戶利其田宅也買復及五大夫長以次徵發之

士益南頓後漢光武過南頓復田租一歲父老固請十

鮮也年帝曰安敢速期十年父老曰陛下惜耳因

大矣復增請優復常山三考上言上生

年田復耕織史衛鞅變法民戮力本業耕織致粟

租帛多者復其身小利舉以為叔孳

漢武詔八十復三竿復二口之竿也九貞婦平帝時復

十者復甲九十身末利下與草車之賦貞婦鄉一

人車馬

武令民車騎馬者復甲卒三人勸人養馬也

五女

晉武帝以將士應娶者多家有五女

給孔三歲一復

韋舉為劔南西川節度使始臯務私其民列州玄除租凡三歲一復臯没人德

之優賢能

文粹周禮鄉大夫職曰國中自七十以下皆征之其捨者為賢正責也服公事也注捨謂

君今復除其計耳所以優賢能也陳章甫與吏部孫員外書

復給

文粹百姓並復給五年奉天改元赦

陸贄奪其畜牧事其子孫

陸贄奏議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師

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者忠勞復除征役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傷貴位崇勲孰不解體

流民還者給復三年

乾元二年肅宗

本諸沒落外蕃得還者

一年以上復三年二年以上復四年三年以上復五年外蕃之

人投化者復
十年通典

輸納 九

白輸幣

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未見子產曰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非薦陳之不敢輸也暴

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也

泛舟之役

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謂從

渭水運入汾河

歸粟

夏歸粟於蔡周函矜終無資也

方輸錯出

枚乘曰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

千里不絕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

僦載煩費

王莽傳曰陳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其僦載煩

費注僦送也

樂輸

作大函使投中

晉劉超世瑜為句容令常年賦稅者四出評百

姓家資超作大函封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上課所入有踰乎書也

孔緩期

韋溫出為陝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代之溫曰使民貸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為緩期而賦辦代

下戶納租

高承簡遷邢州刺史觀察府責蠶絲盡輸稅賦尤急承簡代下戶數百輸租

機杼空倚壁柳宗元田家

姑舂婦擔輸促促

輸官不足歸賣屋元稹田家詞老翁家

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

苗蹠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張籍野老歌

賦調嘗與民為期

不擾自辦王仲舒傳

均輸

十

白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侯計事事稍置均輸以

通貨物

諸所輸於官今去其土地所饒平於其所在張時所償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便而官有利

林請立

後漢張林請布帛為租以通貨立均輸朱暉議比賈販而止

建以均輸弘羊

見非於卜式

比之賈販張林沮計於朱暉

興權筦之利誠欲豐財

聚

斂之臣則為傷義

作法於貪其敝何救

以義為利則人不食

若謀之不臧

雖得而非貴同上

輸販

權

籠貨委輸

坐市販

昔邊鄙或聳

猶假贍軍

今役車其休豈資興利

賜軍輸

後漢光武以劉盆子為趙王郎中上賜洛陽軍

輸地以列肆使食稅終身

平準

食貨志唯桑弘羊以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儻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

分部主郡國名往往置均輸鹽鐵官軍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權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二官治車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諸侯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

商大賈亡所牟其利反本物不得騰踴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

孔顧少連

字夷仲改京兆尹先

是京畿租賦薄厚不均租調韓況為鎮海軍節度使均能一少連以法均之

居無主客人無丁中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稅自

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

之量出制入居無主客以居者為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田稅視大歷十四

年墾田之數為定遺黜陟使按比諸道丁產等級免鰥寡憚獨不濟者敢有加斂以枉法論食貨志**因暴**

斂以毀其家

陸宣公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

準平賦法之術也

若抵石於井非極泉不止

李渤上言渭南長源鄉戶四百今纔

四十閱鄉戶三千而今遷他州縣大抵類此唯其弊始於攤逃人之賦假令十室五逃則均責未逃者若抵石於井非極泉不止誠由聚斂之臣割下媚上願下詔一賜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於農夫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免貧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

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

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資以求於吏則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困而無所省富者恣而無所忌固必問其實則貧者固免富者固賦矣安得待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馬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馬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故縱以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拮拾以輸縣官以為不均大矣柳宗元答元

饒州不能救弊何以為政

韓休請均配餘州餘見田賦門

平糶十一

白食貸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曰糶甚貴傷

民人士工商也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貴甚

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故善糶者

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萬四百石

平歲百畝

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六百石計民終歲長四百石官糶三百石此為糶三舍一也

中熟自三

餘三百石

自三收四百五十石終歲長三百石官糶二百石此為糶二捨一也

下熟自倍

餘百石

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五十石云下熟糴一謂中分百石之一也

小飢收

百石

平歲收一百五十石今小飢收百石收三分之二

中飢七十石

收三分之一大

飢三十石

收五分之一

故大熟則糴三而捨一中熟則糴二

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

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故雖有飢饉水旱糴

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補不足行之魏國以富彊糴三

輔罷關東漕

漢宣時歲數登穰穀石至五錢大司農耿壽昌善為筭能商功利奏言故事歲漕關

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九十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九十過

半大夫蕭望之奏以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舡費直二萬億有動衆之功恐生早氣上不聽望之之言漕事果便壽昌遂曰邊郡築倉以穀賤時增價糶之以利農貴時減價糶之名曰常平民便之上奏賜爵關內侯 常

平

元帝時大水琅玕人相食在位諸儒多以常平請罷無與人爭利皆罷之

管子曰歲有凶

穰穀有貴賤人君不治則畜賈遊於市乘人不給百倍

其本是以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重輕散

斂之以時即准平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人也 裒

多益寡 稱物平施 貿遷有無 狗彘食人食而不

知檢野有餓莩而不知發孟故管子之輕重李悝之平

糴弘羊之均輸壽昌之常平 亦有從事故古為之有

數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其利萬人作又漢書糴三十史記

糴三十病農九十病末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不便

後漢劉般伯興為金吾將軍帝欲置常平公卿多以為

為姦帝孔建平糴法張儉徙代州勸墾田力耕歲數稔

法入之官置和糴貯備使吳武陵信州人長慶初實易

陵主鹽北邊易直以不職薄其遇會表置和糴貯備使

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米價四十而無踰月積皆先

餓死何所取財
而云和糴哉
中人爲和糴使
高鉞元和末以中人
爲和糴使鉞疏論執
關

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

陸贄近歲關輔之地年穀
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

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
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價加倍毗庶匱乏

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
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以救凶災之厄 穀糴

豐賤殊異往時

陸贄近者沿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
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畧

之時也而尚日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缺食之詞穡
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愛其利農傷而不卹其窮及
凶災流行播殖墮廢雖復悔恨事何可追頃請擇人
充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貴因循未賜允許 江

淮早穀踴貴

虛坦江淮早穀踴貴或請抑其直坦曰所
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不來矣不如任

之既而商賈以米金至乃
多貸兵食出諸市價遂平

貢獻十二

白九貢任土

百貨

以時歸時事於宰旅

韓宣子聘問王使請事對曰晉士句將歸

時事於宰旅注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陳之藝極法度

陳之藝極

法度

入以歲時天子班貢

輕重

之列貢職之數

禮天子合諸侯制貢職之數輕重之

法以遠近土宜為度

制財用之節

貢職多少

方物貢之有時取之以道

飲化爰來人無遠邇

率職而入貢有等夷

悅服

樂輸樂率

貢職

實幪

夷狄布貨

實志

貨也

方實望日來賓

以時入貢漢書

憬彼淮夷

來獻其琛

琛遠也琛寶也

禹別九州而任土作貢

王府則有

底貢

底致也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

武王克商

諸侯官受方物

府無虛月

魯之於晉職貢不乏史不絕書府無虛月

誅求無時悉索敝賦以

來會時事也列尊貢重

列位也公侯地廣故所貢多

卑而貢重甸服

也

甸服天子畿內供職貢也

貢之無藝

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合諸

侯藝貢事禮也

藝法也

棧山般海踰沙軼漠之貢史不絕

書文誅求不已具歎無時

供給既難寧無虛月

時入周禮以地貢

地以生物入貢各以所有

周禮制有貢各以地所有

畢納

納庭實有獻於

公穎考叔

凡於尊者有獻而不敢以聞

此謂

獬皮

詩曰獻其獬皮

赤豹黃羆

彝器

傳諸侯皆獻彝器於王晉獨無有何也叔向曰與喪賓宴又求彝器非禮也

盡其

土實

土地所有

獻芹

列子曰昔有獻芹於鄉老嘗之苦笑而退也

獻未有程

高詔欲省

賦甚今獻未有程法也吏或多賦以為獻宜令諸侯常以八月十月朝獻郡國各以口數率人錢歲以六十三

以給

獻費

見上

述職

漢詔曰諸侯納貢非為財幣所以述職

非

封還獻物

漢

順詔桂陽太守文襲獻大珠以希幸媚帝令還之

千里馬寶劍

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劍賜

騎士馬

太官勿受

光武詔郡國所獻疲敝令太官勿受也

置堠

和帝時南

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險阻死者繼路

白羽扇

晉庾澤嘗以白羽扇獻帝嫌其非新反之劉劭

云孔巧索珍異

杜元穎敬宗驕僻不君元穎每欲中帝意以固幸乃巧索珍異獻之踵相躡於

道獻金鑲

宇文士及從化及至黎陽帝手書召之士及亦遣家僮問道走長安通諄勤且獻金鑲帝

悅曰我嘗與士及共事今以此獻是將來矣

孫伏伽上言

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琵琶長安丞張

安道獻弓矢並被賚賞以率土之富何索不致豈少此物哉

薄羨貲百萬以獻

王遂師東

討李師道召為光祿卿淄青行營糧料使俄而賊誅遂簿羨貲百萬以獻帝高其能

獻木栝藤盤

韋嗣立獻木栝藤盤數十物

願租賦外一絕

姚元崇曰戚里貢獻以求媚於上公卿方鎮寢

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

必躬閱視

渾瑊歲時貢奉必躬閱視 培斂獻貢

為桂管江西兩觀察使映罷不以罪冀復進乃培斂獻貢以中帝欲

天下歲入之物

唐食貨志

天寶時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
絹七百四十萬尺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
端天子驕於佚樂而用不知節詭取諸郡輕貨上於帝
大抵用物之數常過其所入

韋堅舡次樓下堅詭取諸郡獻瓶初諸藩銀大瓶止五尺李兼為江西始獻

六尺瓶至齊數奏鷹犬異獵太穆皇后竇氏帝後見隋政多亂妄誅極乃為自安

計數奏鷹犬異獵杜甫洛下舟車入天中
異獵煬帝喜

貢賦均上戶部郎中掌任土所出而為戶部有獻李絳

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何哉答曰
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奢用度易羨餘以為獻臣乃為

陛下謹出納烏有羨贏哉若以為獻是從杜鴻漸兼成
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懼然悟

都尹

請入朝獻寶器五床羅
錦十五床麝臍五石
獻繅韓滉帝既狩梁無獻李峴

兆尹玄宗歲幸溫陽句內巧供
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
悉禁李石開成赦令天

貢悉
禁 廣貢奉劉餗廣貢公託進獻楊炎曰四方貢獻悉

得旁緣公託進獻私
為賊盜者動萬萬計
以珍貢私別庫陸贄始帝播遷府

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於是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
庫別藏貢物贄諫以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

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臣有所缺望請悉出以賜有功
令後納貢必歸有司先給軍賞瓊帷織麗無得以供是

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
固大寶也帝悟即撤其署
獻羨錢五百餘萬韓滉封鄭

封晉是歲入朝獻羨錢五百餘萬
緡詔加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
淡菜蚶蛤孔戣明州
歲貢淡菜

蚶蛤之屬戮以為自海抵京師得相王播自淮南還獻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秦罷之玉帶十有三銀盃

數千綾絹四十諫罷錢徽加承旨是時內積財國後河萬遂再得相云

徽懇諫貢蚶元稹徙浙東觀察使明州歲貢蚶獻銀壺蚶役郵卒萬人不勝其疲稹奏罷之

甕李絳襄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絳歸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奏仍赦均罪以佩刀

獻張說為東都留守說知太平等懷逆乃脂盃粧具李因使以佩刀獻玄宗請先決策帝納之德

裕為浙西觀察使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盃粧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三月壬子敕令常貢之

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雕鏤之人不勝其敝也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

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救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於道故德裕推一

以諷他
侏儒
陽城為道州刺史產侏儒歲貢朝廷城哀其
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

以貢不知何者
獻錢三十萬緡
崔祐甫湍青李正已畏
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

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已誠詐陛下
不如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奉承詔旨

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
使諸藩不以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已慙服
獻糶餌

數百馱
張濬黃巢之亂稱疾挾其母走商山僖宗西出
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康獻糶餌數百馱士皆

厭給帝異之曰爾乃及此乎對曰臣安知為此
張濬教臣也乃急詔濬至行在再進諫議大夫
羨餘
居

易河東王鈔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為宰相天下具瞻非
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鈔誅求百計不郵彫瘵所得財

號為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
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獻與宰相
餼牽外無他獻
裴耀卿傳

帝謂張說曰今帝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籛牽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獻馬鄭珣瑜為河南

尹未入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視事且內贄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獻禮歟不聽

零陵香上供韋宙湘源生零陵香歲市四方爭為恠珍

入貢立宗貴妃楊氏四方爭為恠珍入貢動駭耳目貢賦不絕趙匡凝太祖表

復以匡明為荆南留後是時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絕五代史韓愈上尊號

表章亥所步禹稷所書四面輻輳各修貢職西戎之首北狄之渠怛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

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皆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

甕杜甫洗兵馬行感其志而戒初一品集異域歸忠傳序昔越裳貢雉薦於宗廟西旅獻獒

陳於典訓所以感其志而戒其初仁聖大孝皇帝龍荒君長上表獻良馬二絕大漢而貢赤誠涉流沙而霑緒

汗萬里貢賦

百蠻歸款辛替否傳

貢賦均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杜甫有感詩

天

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

常袞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不則為老子浮

屠解禱事袞以為漢文帝還千里馬不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聰明大聖以致治安謹身率下而已今諸道饋獻皆淫侈不急而節度使非能男耕而女織者類出於民是斂怨以媚上也請還

禁獻侏儒短節

高祖本紀武德元年十一月戊申禁獻侏儒短節小馬庫牛異獸奇禽

貢奉母慮五十萬

王紹為租庸判官德宗已西狩乃督輕貨趣間道走洋州紹先見行在帝

勞之曰吾軍乏春服朕且衣裘奈何紹流涕曰租庸使遣臣貢奉母慮五十萬即至帝曰道回遠經費方急何

可望耶後五十萬
繼至猶足紓難

天下以進奉結主恩

崔衍遷宣歙觀
察使先是天下

以進奉結主恩州藏耗竭章臯劉贊為之倡贊死衍代
之舊貢金錫凡十八品皆倍直市於州民匱多逃去衍

至蜀
草之

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

自莊宗以來方鎮
進獻之事稍作至

於晉陽不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
於來朝奉使買宴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
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
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為事矣則為其民者其何以
堪之哉

五代史 楚州獻定國寶一十一

西陽雜俎初代宗即位
有慶雲見黃氣抱日初

楚州獻定國寶一十一乃上詔監國詔曰上天降寶獻
自楚州神明生歷數之符合璧定妖災之氣初楚州有
尼真如忽有人接去天上天帝言下方有災令以此寶
鎮之其數十二楚州刺史崔侁表獻馬一曰玄黃天符

形勢如笏長八寸有孔辟人間兵疫二曰玉雞毛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三曰穀璧白玉也如粟粒無雕錫之跡王者得之五穀豐熟四曰西王母白環二枚所在處外國歸伏五曰闕名六曰如意寶珠大如雞卵七曰紅靺鞨大如巨粟八曰瑯琊珠二枚逾常珠有逾徑一寸三分九曰玉玦形如玉環四分缺一十曰玉印大如半手理如鹿形陷入印中十一曰皇后粉採桑鈎細如箸屈其末十二曰雷公石谷形無孔諸寶寘之日中皆白瑞龍腦天寶末交趾貢龍腦如蠶蟬形波斯言氣連天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瑞龍腦上賜貴妃十枚香聞十步同上

闕貢 十三

白苞茅不入

齊桓伐楚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徵對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

供不供是懼

闕而為罪

宜守命以供時

豈絕書而重月

既

爽樂輸

宜科墮職

未乖悅使

何悔樂輸

無之實難

貢或不供必先

問臨事有虧

則思移過

先期不告

誰今當辜

宋義王

不供職貢

慢官之

後

徒欲費辭

戒事之前

胡不申報

孔貢獻不入

高駢自乾符以來貢獻不入天子

貢職廢闕責當有歸

陸宣公自希烈亂常汚染淮甸貢職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氓豈任

其諸侯春不貢

杜甫詩

藩貢或闕王命征之

蘇頌藩貢或闕王命征之

於是乎治兵其郊

獲辭而止本傳

楚貢何年絕

杜甫詩

珍奇之貢不入張

州之弊之論成姚

訴貢賦

十四

白子產爭承

承謂貢賦之次

曰鄭伯男也使從諸侯之貢懼不

給也貢之無極亡可待也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

之子產爭承田班輕重

見上

叔孫將命請視邾滕

叔孫會於宋季

武子使視邾滕言自比邾滕永薄賦也

苟非讎敵

敢不樂輸

請恤薄言

宜寬厚敵事

必舉中

節宜奉上

雖家財將竭宜緩誅求

而國賦是資則難蠲免

訴永

減而猶可

請不供而謂何

孔訴機織未就

盧坦為壽安令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機

織未就坦詣府請申十日不聽坦諭縣人第輸勿顧限違之不過罰令俸爾由是知名

上請貸期

文粹孫樵書何易於督賦何如曰上糧儲屋宅男女牛
諸貸期不欲累絕百姓使錢出粟帛

羊幾盡

元結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蠻掠居人數萬去遺
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人因甚

不忍加賦即上言臣州為賊焚破糧儲屋宅男女牛羊
幾盡今百姓十不一在耄孺騷離未有所安嶺南諸州
寇盜不盡得守捉候望四十餘屯一有不靖湖南且亂
請免百姓所負稅租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帝
許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
奏歲正租庸外所率宜以時增減詔可

九貢十五

白周禮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

積牲苞茅之屬二

曰嬪貢

嬪或為賓皮帛之屬玄謂貢絲象也

三曰器貢

宗廟之器也玄謂器者銀鏤金磬

龜亦命錫乃貢之

豫州

厥貢漆絲紵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注治玉曰錯

梁州

厥貢璆鐵銀鏤

磐磬熊羆狐狸織皮

雍州

厥貢惟瓊琳琅玕厥篚玄黃

兗州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孔辨其

名物

白居易裴洪泰太府少卿制九土之貢百品之貨辨其名物謹其出納常在外府

貢賦未

均於九州

柳宗元為樊左丞讓官表版圖再緝貢賦未均於九州

貢賦修於九州

同上

從民之宜乃九於野

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同上天對

蠻夷貢賦

十六

白書西旅獻獒

太保作旅獒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

貴寶

禮周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也一見名以其貴寶為贄象胥諭言語也

嚮風來享

來名馬西域獻

果下馬

魏志穢國今朝鮮皆其地出果下馬漢時嘗獻之才尚三尺以來

寶布

晉食貨志夷人

輸寶布戶一疋遠者或一丈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斛米極遠者輸筭錢八十二文

義米

見被聲教

選遐荒

越裳白雉

後漢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越裳以三象重

譯獻白雉曰天無烈風雷電則中國有聖人也故來獻之

請加稅

後漢順帝時武陵守上書以蠻夷率

服可比漢民增租請加稅

常賦

鄭純為永昌守與哀牢夷得歲輸布貫頭衣領

二鹽一斛

寶人

晉書廩君出武落丹穴名務相氏巴姓種類遂繁奏并為黔中郡薄賦之口出

錢四十巴人呼

蕃夷進獻式

主客式諸蕃夷進獻答諸色無估價物鴻臚寺量之

酬答孔葱嶺以東皆奉貢贄

楊恭仁為涼州總管由葱嶺以東皆奉貢贄就加納

言朝貢踵至

裴矩帝自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踵至諷帝悉召天下奇倡恠妓大陳端門前曳錦毅

珥金珮者十餘萬詔百官都人列繒樓幔閣夾道被服光麗屢邸皆供帳池酒林裁譯長縱蠻夷與民貨易在

所令邀飲食相娛樂蠻夷咨嗟謂中國為仙都帝所天子以為誠

諸國悉使者奉獻

魏徵

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困文泰悉使者奉獻帝詔文泰使人厭怛紇干迎之徵曰異時文泰入朝所供擬不能具今又加諸國焉則瀕塞州縣以乏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為之利若賓客之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諸置都護送侍于光武獻萬釘寶不許不以蠻夷弊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

細金帶馬五千匹

統紫護可汗獻萬釘寶細金帶馬五千匹獻生口數十

裴寬

拜范陽節度使檀州刺史何僧獻生口數十寬悉歸之故夷夏感附

獻濱塞亭障

李吉甫吐蕃復

請獻濱塞亭障南北數千里未盟吉甫謀曰邊境荒阻
犬羊相吞邊夷按圖覆視且不能知今生蕃綿山跨谷
以數番紙而圖千里起靈武著劔門要險之地所亡二
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詔
謝贊普 **猛火油薔薇水** 五代占城顯德五年其國王因
不納 德漫遣使者蕭訶散來貢猛火

油八十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
木為函猛火油以洒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
域以洒衣雖 **魚牙細海豹皮** 新羅開元中數入朝獻果
敵而香不滅 下馬朝霞細魚牙細海豹

皮又有 **獻琥珀馬腦** 日本永徽初獻琥珀大 **龍腦香** 西
二女 如斗馬腦若五升器 域

摩揭陀貞觀十六年遣使 **貢頗黎狀若酸棗** 罽賓武德
者獻龍腦香壘書優答 二年遣使

者貢寶帶金鎖水晶 **鬱金香** 東安開元十四年納馬豹
酸頗黎狀若酸棗 後八年獻波斯馬二拂菻

繡毼毼一綠金精西域疆分國貢觀十七年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下詔答賚蠻琛

夷貢

北狄贊蠻琛夷貢踵相逮於廷紫瓷盆唐杜陽編武宗會昌元年渤海貢紫瓷盆量容半斛

內外通瑩其色純紫厚可寸餘舉之則若鴻毛黃金鵝以獻吐蕃贊普餘見向化門日本

獻方物日本建中元年使者真人興能獻方物興能善書真人益因官而氏也九夷八蠻

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韓文唐受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

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送殷賁外序同上越裳貢雉昔

裳貢雉薦於宗廟西旅獻蔡陳於典訓一品集高麗貢方物高祖欲讓而不臣

溫彥博執不可曰遼東本周箕子國漢玄菟郡不使北面則四夷何所瞻仰帝納而止或時候風

潮朝貢

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帥得人則一邊盡治韓文

窮天貢賕異

同上

色玉

酉陽雜俎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恠近日西賫無五色玉令賁

安西諸蕃蕃言比嘗進皆為小勃律所劫不達上怒欲征之乃命王天運統諸蕃兵伐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即屠城而還

出財助國

十七

白卜式輸家財

漢武有事匈奴卜式上書輸家財半助邊上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羊不曾為

吏不願為官曰家有冤乎式曰不與人爭未嘗有冤但以天子征匈奴有智者宜效用有財者宜助國公孫弘曰此非人情不可以化而亂法遂不報數歲渾邪降縣官人衆式復持二十萬與河南尹尹上其名帝謝之召

賜式外錄四百人時富家皆匿財唯式杜緩入錢穀帝

欲助軍費上以式為郎中以諷天下時穀貴人流西羌反方征之杜緩上書廉竺助軍資蜀志

廉竺率奴客二千金銀貨幣助軍資于時困匱類以復振奉國 奉上 憂國 憂

邊 徇公 產侔陶白室比程羅古時富人王丹上麥鄧禹西征

王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蕭何佐軍漢石平謂蕭何曰上有疑君之心宜讓封悉以家私助軍何從

其計上 大悅 王肅上錢縑後漢東海王肅以西羌未平上錢二萬永和中復上縑萬匹助國費

鄧太后下 詔褒納之 孔出貲助邊嚴震至德乾德中數出貲助邊前後賞賜皆上

于官李嗣業前後賞賜皆詔方鎮獻財助軍李固言帝伐回詔方

鎮獻財助軍上
疏固諫不從

上米五十萬斛鹽二萬斛

張允仲龐勛以徐州反上

書欲遣弟允臯領兵討賊不許上

米五十萬斛鹽二萬斛佐用度
出家貲助軍

李叔明德宗幸

興元出家貲助軍
悉衣幣獻宮掖

白孔六帖卷七十九